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五月癸卯朔御文德殿　夔州轉運判官曾阜言播州楊貴遷在夷人中最强盛以老遣子光震光榮獻鞍馬牛黄麝香詔補光震三班奉職光榮借職

甲辰樞密使陳升之兼羣牧制置使　詔文彦博嘗受

先朝顧命令罷樞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御集乃十二日事令從實錄

乙巳詔諸路察訪官河東兩浙路許奏選舉人充京官職官縣令十二人餘路十人升陟不限員數

丙午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知德順軍景思立知河州西京左藏庫使苗授知德順軍專管轄涇原正兵弓箭手策應熙河涇原路都監王寧副之時河州未復豫除思立知州事無洮西安撫使治事於香則城九月一日王安石云

云

詔名熈河路阿納城為定羌城香則城為寧河寨康樂城為康樂寨劉家川堡為當川堡並隸河州　詔出常平錢萬緡賑貸延州諸縣闕乏之戶

戊申分命輔臣祈雨　詔創水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官司容縱亦如之

己酉詔熈河路建定羌寧河康樂等城寨及河州興功防城器甲戰具令永興軍秦鳳兩路轉運司於近裏州軍應副

庚戌詔諸路經略司結隊並依李靖法三人為一小隊九人為一中隊賞罰𠋫成序日取裁其隊伍及器甲之數依涇原路牙教法十二月十二日庚辰十八日丁亥當考　又詔河州公使歲賜錢二千緡仍權增千緡𠋫有雜收錢止　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司給錢十萬緡付秦鳳路轉運司以助邊費

癸丑岳州司戶參軍崇文殿校書編修三司敕式張諤為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戶房公事　命都官員外郎

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熊本察訪梓州路常平等事并體量措置瀘州淯井監夷事（新紀但云遣熊本措置瀘州夷）先是本及蒲宗孟皆言討淯井蠻不當發西川兵既弱又遠當發戎州兵而已又言淯井蠻不當盛兵討之蠻急則恃山林官軍不能入也然有田以為生若以兵擾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令不務擾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討之我罷則彼出我往則彼藏瀘州糧食難繼我師必困上以為然欲即選遣此兩人王安石曰臣欲更與討議續取旨時

李曼建議欲以王命撫甫望个恕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兩人皆以為甫望个恕晏子不可以王命崇獎成其氣勢後不可制臣愚以謂此二族多不過萬人夷俗以王命為重今寵以爵命歲時稍加優賜約以勿相侵擾彼若懷惠乃所以絕其兼并之謀今縱為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制何由禁其彌強上謂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領本部不得相侵擾而已撫二酋以王命恐當如此上乃以為然既而安石言本子細必能

了事遂獨遣本仍令諭本此意　河北路察訪副使趙子幾言深州安平縣及永寧軍祁州界開滹沱新河其侵鑿民田乞除其税從之　詔涇原路經畧司以官錢償德順軍蕃部所買馬毋增價錢　詔名硤州新城為安江寨富州新城為鎮江寨龔溪新寨為龔溪寨據九域志安江寨乃硤中勝雲鶴綉五州即唐叙州龍標縣之東境鎮江寨乃富錦圓三州即唐龍標縣地龔溪寨後為鋪屬沅州麻陽縣南江傳以此為六月事今從實錄　賜瀘州軍前出戰及淯井監寧遠寨戍兵特支錢有差

甲寅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祕書丞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章惇改禮房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太子中允沈括詳定三司令敕　管勾都水監丞侯叔獻覆檢計白溝河八月十六日事與此相關明年正月二十七日罷　詔涇原秦鳳環慶鄜延河東五路並依涇原總管司令就糧指揮有室家兵級分造乾糧麻餅量給茶酒柴水錢盖裹糧軍行所須陣前火食未辦主將下令乃得食舊例以配坊郭戶人以為擾今令軍中自辦公私便之　鄜延路經略司言新

刺弓箭手教閱武藝已精乞更番赴巡檢下代正兵歸
京師詔趙卨再相度道里遠近分番更替日月以聞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可考
乙卯斬兩地供輸人北界探事百姓王千家屬送潭州
編管千坐放火燔日溝驛廟誣北人以求賞也先是雄
州牒涿州捕賊并指柴頭草稈蜀黍為證王安石言柴
頭草稈蜀黍豈獨北界有之縱非兵士失火安知非本
地分人與兵士及村耆有隙故放火以累之乎及千事

敗御史蔡確言放火罪重千爲錢三兩千作此恐非實

上以語安石安石曰幸於不敗故雖重法亦不憚又報

探一事實即今後安撫司倚信非特三兩千之利而已

昨河東奏一報探人尚云十數年前報探郭恩事得實

必可倚信由此觀之即探報一事實所僥後利非特三

兩千也放火事日錄差詳在五年十一月八日并十三日又六年五月十五日或可删附　上

謂王安石曰東軍近亦可使安石曰自陛下令訓練至

今誠可使向時即不然臣未嘗至西北但見江寧屯駐

虎翼廣勇教之幾及半年都不能得成次第在今日誠
已可用須更督責諸帥各課其教閱殿最不用意者與
落職降差遣不過行遣一兩人自然各趨詔令不患兵
不精又此事有數可考非難知苟不用心無可逃罪令
邊陲無事將帥別無責若教閱不能精不知安用上以
為然上又曰近雖立教閱使臣賞罰却未有兵士勸懲
安石曰兵士即不過厚以銀碗楪子激勸久教不能成
就即退作廂軍而已上曰止當如此若轉資即可惜安

石曰轉資須留之以賞戰功也

丙辰遣官謝雨　詔降勑榜付察訪熊本曉諭夷界除元謀作過首領及手殺命官將校不赦外餘人如能自首歸並免罪　審官東院請自今後殿引見京朝官差遣人不限員數從之

丁巳詔皇城司係教閱親從官比諸軍例支楪子教射

梓州路轉運司上瀘州夷人作過因依詔知州李曼具折勒夷人納米以代柴茆事以聞四月十二日張太子瑾奏可考

子少師李東之卒

庚申開封府界提點司言乞令監嵩慶懿三陵使臣兼監郭店鎮稅省監稅使官一員詔以嵩慶懿三陵使臣專奉周朝陵寢弗許

辛酉河北路察訪副使趙子幾言自西山道口東至百濟村二百餘里栽榆桑科買桑椹石數不少種在民田牛羊不敢牧察訪使曾孝寬亦言民訴植木占耕地隔州借車牛載桑榆甚擾又科桑椹及令村社監督澆灌

民甚苦之詔下程昉相度先是言者謂河北沿邊可植桑榆雜木以限邊馬且給邦之材用朝廷如其言命文思副使霍舜封供備庫副使王鑒以剗杋栽種榆柳為名置司於大名府而昉實董其事子幾孝寬皆言其不便故再令相度以聞元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戊辰乃罷舜封等剗音川朱史云其後曾孝寛以為言按子幾副曾孝寛察訪不應云其後朱史誤也舊史既于此五月十九日書子幾云云下程昉相度又于七月二十九日再書孝寛云云因改立法舊史亦重複失叙事之體其實孝寛子幾同時奉使相先後各有言其後立法則或以孝寛再請故也今稍刪潤令不相牴牾

子幾又言程昉造

鎮州中渡浮橋不便乞差監司體量安石力主昉謂不須體量且曰奉使者本欲考察官吏情實今李承之使兩浙乃特薦嚴君貺君貺以不奉新法悅俗者也趙子幾使河北專攻程昉昉以營職奉公為衆人所疾者也奉使如此則衆毁不至而衆譽歸之然非公家之利此必由聖心未能不為游説所惑動故人自為利害之計輒出此塗欲變俗使為忠實此豈可長也

癸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李定兼直舍人

院先是上語王安石李定擢用先鄧潤甫輩後别不除差遣如此人盡收獎之安石曰方舉天下言常平為百姓害以欺陛下獨定緣孫覺所舉至京師具以道路所聞見直對遂遭舉朝誣罔幸而得雪後復起獄其事情陛下必能具察上欲令判吏部銓安石曰銓司今不闕人如定吏能誠不過人文字亦可取上曰何如張琥安石以為勝琥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近立諸路勇敢効用法緣邊諸路經略司勇敢効用皆以材勇應募從軍

月給錢糧戰馬器甲以時肄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戰鬬勞効依次遷補凡四補至借職比弓箭手有功遷轉自押官至借職凡十四資淹速特異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先據涇原路經略司奏勇敢武藝舊雖分等第弓力多不中程精冗相參疲弱幾半𠮷閲試汰去冗濫粗為精勇今以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三百人涇原路五百人為額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馬射九斗料錢千第二等步射弓一石馬射八斗料錢七百第

三等步射弓九斗馬射七斗料錢五百皆用入陣短箭
仍無走馬射筝樁輪弄槍簡不剌手不置營每季首赴
經略司閲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
馬給草料其教習日依甲分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
全不中者減料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
定賞一給公據二甲頭三守闕軍將四軍將五殿侍六
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職其弓箭手有功亦以八等定
賞一押官承局二將虞候十將三副兵馬使軍使四副

指揮使五都虞候六都指揮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職其指揮過闕排連即依舊單轉從之仍須行諸路本志與實錄同

詔自今郡縣主亡陳乞有官親屬遷官但稍刪潤其辭令依實錄

章惇言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煜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岡猺人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户丁七萬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起稅租及修築武陽關硤城寨其提點刑獄孫頎權發遣提點刑獄朱初平管勾常平司喬

執中知潭州潘夙並協力同議詔各遷一官蔡煜仍直集賢院初議賞陳升之請煜轉一官餘減年上以為薄王安石請煜更升一任餘轉官吳充馮京謂煜首議賞未稱上曰朝廷已自有成議既而曰煜要可使勿升任即除館職已而蔡挺辭煜恩命安石因白上煜沮章惇以為不可倉卒又言梅山不可便取陛下必能記憶上曰煜第恐功在章惇耳安石曰如此人既除館職則朝夕便望修起居注矣上良久曰煜與劉瑾不相遠僉言

煜心巧非瑾比上曰煜差險也　熙河路經略司言鈐轄張守約領蕃部兵修築康樂城秦州通判陳紘應副軍須有備詔守約遷引進副使紘遷一官仍升一任優等使臣轉三資第一等兩資第二等一資第三等獲首級者一資餘減磨勘三年初王韶乞優與陳紘酬獎王安石曰紘曩修敕修敕了日自合酬獎緣郭逵與諸屬官沮撓韶事故臣選紘往佐韶吳充言紘內行不可道上以問安石安石對不知陳升之亦言不知馮京曰臣

聞之然晻昧難明僉議紘轉一官上令更升一任安石曰恐止合轉官侯有省府闕以人望如紘亦可進擬上曰此自當酬奬既專遣往更與升一任無傷也　錄故忠武軍節度推官王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先是右正言同判國子監常秩言回學術行義臣自蒙名對陛下嘗問及回之為人而臣亦恨回不及並陞朝列近又被旨進其遺文在朝廷宜加旌勸先王之法善善及子孫致仕者世祿下逮漢魏管寧之徒蓋一時之篤行被名不

至而猶得拜子為郎況回非特今之所謂賢者不幸物故今有子汾望特賜甄錄上曰秩素行為呂公著程顥等所師仰方公著等紛紛之時秩乃出就祿必其所見有異故也比以言事多不聽故屢求去今乞官回一子回有文行譬之常人官至正郎即可奏子則以一官與之不為過故有是命

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滿百日閘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貧父子卧病僦居京師復罷官俸則遂絶粥藥之

資甚無以稱朝廷遇秩之意可自停給月皆給之　王安石與上論塘泊上以為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誠如此周官亦有掌固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上曰與之和安石曰彼自求和非求與之和也周世宗即不曾與之和然世宗能拓關南地彼乃不能侵軼上又以為世宗勝契丹適遭睡王安石曰李景非常睡亦為世宗取淮南八年四月五日安石又言睡王事附注在蕭禧入辭下今契丹主豈必勝李景其

境内盜賊不禁諸事廢弛若陛下異時有以勝之然後乃可以言其無以勝李景爾天錫聖質甚高天相助陛下甚至若陛下力行先王之政以無遐荒寧中國為已任即强敵無不可制服者上又稱世宗善駕馭安石曰秉天下利勢豈有不可駕御之人臣不可制服之强敵世宗斬樊愛能等則兵不得不强選于衆舉李穀王朴則國不得不治李穀王朴雖不足方古人然要之一時之選也但此二事足以成大業矣馮京言世宗酷暴上

曰聞世宗上僊人皆慟哭安石曰吉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人悅德乃在于罰行罰行則誕謾偷墮暴横之人畏戢公忠趨事之人乃有所赴愬有所託命此世宗上僊人所以哭也　皇城司乞增禄行重法馮京欲如内臣所奏王安石以為不須爾上從安石言且曰此常人見之以為末事然能使吏皆不敢受賕姦雄以此觀政安石曰實至不求有司前史所以稱仲尼也上曰只恐因此有留滯事處京曰前言三班留滯事築驗乃都無一

事留滯安石曰開封以不受賕故乃更各要速了不肯故作枝蔓獄訟為之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有增祿都數恐合附此更詳之實至不求有司五年五月三日已嘗言之此又再言之今仍兩存之安石云不須爾當考

乙丑詔察訪京東路常平等事鄧潤甫等博訪本路士人行義卓越為鄉黨所服者以名聞　梓遂州走馬承受張宗望等言西京左藏庫副使景思忠等攻燒夷囤與夷賊戰路隘險思忠及孫暠潘信傅表臣四人并軍士二百九十四人皆死之詔熊本考實以聞後本以死

事人名來上錄思忠子昌符等凡七人為三班奉職至
殿侍餘軍士各賜其家錢帛有差思忠普人以遂州都
監領卒五百從鈐轄張承祐為先鋒賊據險薄官軍思
忠戰不利左右勸思忠逃去思忠不聽奮翮疾戰而死
舊無錄子孫例而本為思忠等陳乞上怪其軍行次第
極狼狽但各與一人恩澤錄思忠等乃十一月三日事今并書之　詔熊
本速進發本路見經制夷事官吏且案兵守禦出入道
路未得輕進　又詔差崇儀事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田

諲權發遣瀘州措置夷事所須犒賞錢帛令轉運司應副又詔發階成鳳三州土兵權駐瀘州又詔李旻及轉運提點刑獄司與田諲從長措置　提舉兩浙興修水利郟亶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内銓仍罷修兩浙水利初亶言蘇州水利具書與圖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横則有塘又有門堰涇布之亶能言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横塘

又因出土以為隄岸用二千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畢治矣朝廷始得亶言以為可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然亶徒能言之爾至蘇興役民大以為擾論議沸騰會吕惠卿被名言其措置乖方又違先降朝旨故有是命上謂王安石曰亶似非妄作者今乃如此又曰吕惠卿極以為不可修言無土安石曰臣嘗遍歷蘇州河親掘試皆可取土土如塹極可用臣始議至和塘可作蘇人皆以為笑是時朝廷亦

不施行後來修成約七八十里髙岸在深水之中何嘗以無土為患上又以為圩大不可成車水難安石曰今江南大圩至七八十里不患難車水但亶所為倉卒又妄違條約爾郟亶受命在去年十一月八日今年四月十八日蘇州云云

丙寅詔賜河州修城役兵作襖

丁卯遣帶御器械王中正括麟府路曠閑侵冒地募弓箭手及點閱蕃兵上既令王寧策應熙河已而追取前詔欲用中正代寧王安石曰中正與王韶不咸不如且

用寧上曰中正首宣力令又欲自効與韶亦無它遂改命中正安石又白上中正不宜往前中正欲往青唐助韶數為臣言之然聞中正與往熙州者言乃極揺動韶事緣中正初與韶協謀一旦韶皆棄之事功皆為李憲所收其怨韶宜出死力以報且熙河新造易以口語動揺誠不可使中正往馮京王珪又言策應六千人恐中正不能將上曰但為與韶不咸若將兵則中正善撫士卒非不能也然中正亦止求邉任不専要將策應軍于是

復用寧如故安石因言麟府事合經制宜使中正往上亟名中正問狀中正請行故有是命　詔河東就糧馬軍四十七指揮自今輪差七指揮赴鄜延路上番歲一替仍委鄜延路都總管司抽減屯泊馬軍内十指揮歸

成都府路轉運司言嘉邛州罷鑄錢累年民間見錢闕乏乞下三司詳度減半鑄與交子相權從之仍令轉運司歲終具所鑄錢數比較本息以聞志有此七月四日

戊辰手詔涇原路經略使王廣淵近舉官頗多泛濫或

綺紈子弟或府史胥徒使主兵捍敵必誤國事雖多已留中不下尚慮廣淵未體寄委之重猶妄薦論可坐此劄子令自今依公選擇　詳定行户利害條貫所奏應開封府委官監分財産當官議定或令探分毋得輙差行人官司下行買物如時估所無不得刱立行户令衆行願出免行錢乞從本所酌中裁定均為逐處吏祿從之新舊紀詔官市于民吏輙抑而不受求取百出民以重困其令民輸免行錢官自市熙寧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書劄子詳定行户利害條貫所奏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詳定到行户利害先次聞奏今先詳定到

下項節文數内一項據行人徐中正等狀屠户中下户二十六户每年共出免行錢六百貫文赴官更不供逐處肉令據衆行人狀定到下項中户一十三户共出錢四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户納錢二貫七十文下户一十三户共出錢二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户納錢一貫二百九十文右奉聖旨宜令詳定行户利害條貫所計會三司同共相度聞奏劉付詳定行户利害條貫所准此於當年九月初三日中書省劉子奉聖旨依奏此據編錄册宣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講議司劉子内所載今附注此當時指揮蓋據此也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考

己巳知制誥兼侍講吕惠卿兼權知諫院

庚午提舉在京市易務殿中丞吕嘉問為國子博士仍

升一任監上界屯田員外郎劉佐為都官員外郎仍減磨勘二年並以市易務歲收息錢有羡也初議嘉問轉一官王安石以為宜更升一任上曰嘉問功誠多遂更升一任

辛未西南龍蕃貢方物四月二日龍羅石來貢　詔自今漢户典買夷人田土者聽之先是王安石論瀘州夷事因言漢户不得典買夷人田土此條貫合廢上曰自來有此條貫何故安石曰必緣典買相混爭致開邊隙故立法禁

止苟能化其畛域則此非所恤也又清丼兩邊地若捐數萬緡官錢市得令漢戶住佃即清丼更無夷事矣上以為然遂降此詔此據王安石日錄四月二十二日所載宋史係之九月二十八日非也聽典買夷田據法冊乃五月二十九日指揮五年九月三日初許陝西緣邊蕃部土地許典買租債九月二十八日熊本云云王安石日錄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呈中丞言李曼事上曰鄧綰頗為李曼分說李曼致變殺却許多人恐不可無罪蔡挺曰彼言張苟龍私書苟龍在遠方無所告訴以書與臣欲得上達宜是私令營抹李曼乃却是私安石曰曼措置邊事恐須有事如苟龍言其受邊戶財利因別奏恩澤即恐是誣罔據鄧綰奏即曼前未嘗到瀘州曼既行義為衆所稱不容有此陳升之亦曰曼治民甚好人極愛之上曰綰所言夷事多是乃

令送熊本相度安石曰漢户不得買夷户田土條貫便合廢上亦以為然曰自來有此條貫何故安石曰必是為因典買相混賴致爭鬬起邊事故立此條貫然若能化其畛域此事非所恤又淯井兩邊地若捐數萬貫官錢買得令漢户住佃即久遠淯井更無夷事上曰本滯一羅才進隨行云夷人可以利開說其黨使為我用內相攻擊果如此最為上策

是月廢復州為景陵縣隸安州仍以玉沙縣為鎮隸江陵府監利縣省施州永興寨置夷平寨

六月癸酉朔詔自今提舉在京諸司務庫勾當公事止差一員　詔永興軍秦鳳路轉運司發壯城兵二千付

景思立時將城河州思立猶在寧河寨也

乙亥章惇言湖南已團成保甲全部二州各鄰溪洞土丁弩手人員等乞並以舊職名兼都副保正保長習學武藝詔司農寺兵部同詳定以聞其後聽充保正長罷習學

丙子上謂執政曰昨洮西香則城之戰聞官軍貪功有斬巴珍覺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此為害不細不可不察蓋李靖陣法以漢兵為一隊蕃兵為一隊用人

如此自無紛亂可令王韶詳度具條約以聞王安石曰
武王用庸蜀微盧彭濮人但為一法今欲使為我用則
宜令蕃兵稍與漢同與蕃賊異王珪言當别給衣為號
上兼别給衣費用安石曰今欲用必先用其豪傑所謂
蕃敢勇者既收其用豈可惜費計比招軍其費亦不為
多蕃敢勇既樂為用則其餘漸皆慕嚮樂為用矣　審
刑院言登州沙門島罪人以二百人為額有餘即移配
過海恐非禁姦之意乞配沙門島罪人並配瓊崖儋萬

四州牢城其見在人依例隨赦量移詔自今以三百人為額七月十八日又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慶事可考

丁丑詔徙秦州茶場於熙州以便新附諸羌市易故也

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甫為上界勾當公事吉甫辭以見為李璋指使璋方在降謫一旦捨去義所不安上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王安石曰如聞吉甫極有幹材令所陳乃其私義朝廷取用人正當用此

耳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清臣規自全多毀絳故上薄之　中書禮房進相度事目上批五房催促行下文字及參勘未圓未明事自可擬進取旨不必相度葢置條目時兵房誤也上雖摘其悞不即以為罪朱本削去云小事不足書新本從朱本今仍存之恐必有謂　先是章惇言馮宗道欲往新寨為兵少形勢弱恐蠻人窺見遂止之樞密院具所遣兵言不少上曰或兵未到密院言已到上嘿然良久曰宗道都無一紙文字奏彼中事情可怪也

此據日錄四月十九日事王安石云上蓋察知密院沮章惇令節取附見宗道乃正月二十八日遣去

是日上諭王安石令惇勿輕易蓋宗道言惇所修寨不堅固又點集丁夫並不從州縣後無由知存亡數又言猪狳與懿洽合元未歸附惇但令人告諭而已安石言今告喻每斫蠻一級即與絹五匹能誘降亦然懿洽必無如此事力購募猪狳猪狳又見官軍盛即必不敢為懿洽出力今以重兵臨之以精兵擊之以厚利誘降其人及誘猪狳及歸明人所誅者元惡數人而已官軍按

據要害不妄動即百全無害而坐取勝上曰若如此即善安石曰已與熟議李浩等意亦以為宜如此必無虞也此日錄六月四日五日事今附見

己卯詔自今災傷年分除於法應賑濟法外更當救卹者並豫計合興農田水利工役人夫數及募夫工直當賜常平錢穀募饑民興修如係災傷輙不依前後敕賑濟者委司農寺點檢奏劾以聞　樞密副使蔡挺以知渭州王廣淵書奏御言本路弓箭手昨還自洮西人力

疲頻今若復往攻城恐非所堪上曰廣淵爲帥臣而有此言得無動揺人心乎王安石等曰此止因書及之至於宣言動衆恐亦不敢上曰廣淵奏辟將佐多非其人近辟一使臣乃濮王宫書吏此人與時君卿善是必因其薦也本路得力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一旦誤朝廷事不亦甚乎朕已切責之矣卿等可更因書誡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簿氣朔差互而

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考正及集衆官詳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監天文院渾儀亦各有舛戾若止因舊器粗為增損不免踈繆詔氣朔令司天監指揮校定歷書人衛朴別造歷與舊歷比較踈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製造司天監別測驗以聞

南江歸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禦使通漢所受真宗塗金交倚銀裝劍及富州印來獻詔以劍倚先朝所賜還之而留其印南江傳六月永晤等二十五人到闕引見賜衣帶銀幣詔以新城砍州為安江

寨富州為鎮江寨龔溪為龔溪寨等賜名乃五月癸丑傳誤也

癸未都大提舉河陽懷衛州界黄沁河堤岸供奉官王亨減磨勘三年廣備指揮使都水監都壕寨髙超賜錢三萬以都水監王亨等獻築土供埽月隄閉口比修閉決口栽省功料故也　詔涇原路經略司差策應熈河弓箭手貸常平糧斛並免出息　秦鳳路經略司言檢量官吏職田及曠土三十餘頃以招弓箭手内職田仍依例以鹽鈔給還四月甲午可考

甲申右神武軍大將軍衢州團練使克愉襲封秦國公

上批汴水比忽減落中河絕流其窪下處才餘一二尺許訪聞下流公私重船初不豫知放水淤田時日以故減剥不及類皆閣折損壞致留滯久人情不安可令都水應干官司分折仍下三司差官同府界提點司自京抵陳留具有無損壞舟船及比較累年所壞數以聞後提點吳審禮等言檢視舟船初無損壞者八年閏四月三日日錄盛陶因索水漲乃云汴河不合開兩口今撿到水歷方是時汴水乃減四寸索水乃添六尺陶又言嘗溢岸

勘會是歲乃無溢岸云不合開兩口乃自來多開兩口
上曰宋昌言閉口不當一歲凡八次閉閉汴口非特費
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綱運甚衆安石曰陶前奏
以淤田故兩日水淺靠閣損破舟船甚多京師惶擾乃
勘會得並無一船靠損及此八度開閉口勞弊公私舟
船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是薛向奏安
石曰向奏臣所不知盛陶即有劄子降在中書不知薛
向為近臣如此誣罔聖聽合行法否誣罔如此而不治
不知于義理何所當上
但笑此段附注當考　詔京東武衛等六十二指揮
屬諸路分番勾抽并其餘軍馬並差主兵官分部訓練
初河北四路兵不分將教習上慮軍制漸隳故有是詔
時政記云河北自通和以來不分將訓練不精慮涉生
事重于完葺非聖慮宏遠發自宸斷無以及此今附注

兵志云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于改作苟遂因循益隳軍制其以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隸屬諸路分番教習餘軍並分遣主兵官訓練　又詔麟府豐州都巡檢張保移鄜延路差遣仍不理為過犯元勘官周霖追一官勒停體量官范宗師衝替先是保言西界兵三千騎犯邊而鄜州所申纔百騎經略司委宗師體量宗師稱止二百餘人後制獄推究如保所言故有是詔

乙酉刑部侍郎致仕李受卒手詔以先藩邸舊臣優賜賻贈推恩子孫加等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提舉鴻

慶觀傳永卒可削

丙戌詔自今有功蕃官乞創開酒坊者並取裁

丁亥知河州景思立乞以德順軍降羌李奇濟等五十五人為洮西安撫司蕃勇敢從之仍計口分三等給修造錢上等七千餘降殺以兩

戊子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相度兩浙路農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訪新紀不書 知大名府韓絳言大河埽岸乃者檢計工料但據官吏所見

增卑培薄初無定式望委都水監自今並以水面為準高下須一等其向著處即隄外增貼以絶津漏之患仍先委外都水監丞司與當職官吏躬詣河埽議立法從之

詔在朝横行使副自今並管勾客省四方館公事先是客省四方館閤正官以閤門使副管勾至是引進使李端慤赴闕西上閤門副使張誠一應罷而端慤乞令誠一依舊權管勾故有是詔　上批洮西見管涇原弓箭手已節次放散還家歇泊宜指揮王廣淵候到仰

所管城寨不得妄有占留仍令經略司常切覺察違者
劾罪以聞
己丑詔左藏庫副使賈世京減磨勘三年以嘗提舉黄
河隄岸建開直河回奪河勢有勞故也直河當考七年二月二日并六
月末
中書以勸課栽桑之法奏御上曰農桑衣食之本
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為州縣約此以為貲升
其户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　上批新知河州景思
立有母在而未有廨舍以居可特差其弟思誼為秦州

職官以慰其念親之意

辛卯詔引進使李端懿候二年除防禦使指揮可再展二年坐擅併冀州驍捷等指揮措置乖方致賊燔國信驛故也事在七年二月九日八年二月十八日除正印

壬辰司農寺言開封酸棗陽武封邱縣民千餘人赴寺訴免保甲教閱已牓諭無令越訴並畿縣令佐或非時追集以故致訟胙城一縣未命教閱而訴並下提點司按察上批今正當農時非次追集於百姓寔為不便令

提點司劾違法官吏以聞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訴

癸巳永興秦鳳兩路察訪司言虢州盧氏縣有退安處士劉易户下役錢未敢依品官例減半均納詔以七品官例　京東路察訪司請自今應推行差役新法有輒傳造言語文字扇揺百姓並依扇揺保甲法從之　詔河北路春夫不得過五萬人歲以為式　詔知曹州李復圭罰銅十觔初復圭得曹州上殿有怨懟語曰二十年前已知曹州今日盖見吏民上曰慶州納斡之役枉

死者至數千人卿獨不羞見其妻子乃羞見曹州吏民
乎復圭無以對至是到官謝表方盛言已無罪横見劾
斥為御史盛陶所彈而有是命上謂王安石曰復圭虛
誕才能無一可用欲再斥絀之安石曰復圭前論李克
忠等當賞樞密院令本院吏及宣撫司吏供析並稱無
例獨陛下明其有例遂賞克忠等然則此事非復圭虛
誕也上曰御史言復圭非但此安石曰其實者悉已經
斷遣安置以前事非安置以前即無一事實上曰謝表

怨誹如何不行遣安石曰依法罰銅足矣上猶以為疑安石曰復圭對語驕悖陛下批出行遣足示懲戒若用御史言復圭加斥絀乃似未允緣御史所言皆失實故也上乃止　司農寺言詳定府界提點吳審禮乞令諸縣勸課隨户等種桑椹聽自來年種次年移種候見栽法遍下諸路從之

甲午翰林學士陳繹等言奉旨編修道場齋醮式二十八卷乞賜頒行及下僧道錄司以本教科參酌逐等道

場名目位號立法遵守從之

乙未上批熙河路總管髙遵裕見領漢蕃軍于鹽井川築城寨可令就新城造廨舍兩所為七十間賜包順包誠仍先具圖以聞築鹽川寨遵裕本傳可考初議收包順鹽井或以為不可收王安石曰若王韶令人自以私意問包順舊日收十千今日與十五千撲買如何度順與撲買人較計利害之情無異或當欣然欣然即收之無害今置城寨不務就本處經度供給乃從中運致財物為備非經

久之策上曰古戍邉亦須從内供饋安石曰須計置已盡勢不獲已乃從中供饋若猶可以就便計置何緣釋而不計乃須從中供饋上曰如河北即須至從中供饋安石曰若唐時河北方鎮即外抗強敵旁㑭鄰道内抗朝廷又行賂遺然百須不外求而足吳充曰其時誅求何可勝言安石曰近日除從中供饋外亦豈免騷擾也

王安石論此在七月十六日今附見

丙申知邢州光祿卿史炤知恩州仍自今互差武臣以

御史蔡確言河北恩冀二州皆為内地不可止用武臣知州故也　雄州言北界巡馬五百餘騎入兩屬地上曰北人漸似生事今河北一路兵器皆抏敝不可用加以將卒庸墮何以待敵王安石等曰若陛下少飭邊備顧亦不難今所籍民兵日加訓練自餘經制財用完繕城壘選擇將帥不過此數事而已上曰卿等密為經畫以聞上深以壬人為患王安石曰如太祖之嚴明而張延通陶穀丁德裕得肆其欺者其用譖因人事之形而

伺知人主所疑故也

戊戌武寧軍留後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宗立卒

己亥詔諸軍班直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等並令承

旨司注籍遇非次遷補及事故令殿前馬步軍司關承

旨司與轉員對注銷以備轉員照用　置軍器監總內

外軍器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

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逐官奏舉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

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胄

案馬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新舊紀並書置軍器監八月十九日呂惠卿云云兵志國朝軍器舊領于三司胄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僅能謹簿帳而已先是王雱嘗言曰漢宣帝號稱中興之賢主而史之所叙獨以為技巧工匠皆精于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係于朝廷之政為政者所宜留意也方今外禦兩邊之患而內虞剽盜之變征伐擒捕之策未嘗不以為首務而至于戎器則獨不為之卹焉令天下歲課弓弩甲胄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而無堅完輕利真可為武備者臣嘗觀于諸州將作院至有兵匠乏缺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既具則精窳之實一切無所問武庫吏亦惟計多寡之數以藏而未有責其

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不可復舉夫為政如此而猶用抗威決勝外攘鄰敵之强獷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倘欲廢弛武備覩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角膠漆竹羽之材一出于民力而無故聚工以毀之此可惜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其法度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而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于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於諸監而朝廷亦當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然後察其精窳之實而重為賞罰則人人各求勝不飭而皆精矣或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弓絃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審如此則又有以見法禁之張弛也昔者垂為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所以為至治此其一事也上頗採雱說六年始案唐令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及同判官各一員其屬有丞有主簿有勾當公事廢三司冑案以其事來隸凡產材州並置都作院天下知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時吏民獻器械之法

式者甚衆令三帥視實利便者乃製造又遣吏以利器詣諸路作院諭以為式第工為三等視其器之良窳而黜陟其官吏志所載大抵以神宗政事一切並歸之安石父子其謟甚矣今不取然雱言亦似有可采者姑附注于此

是月廢荆門軍以長林當陽兩縣並隸江陵府建寧縣為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六年秋七月甲辰權發遣開封府判官職方員外郎沈忱權發遣梓州路轉運使庚戌日可并此置河州折博務令制置觧鹽司倣熈州東南西鹽交引減直召商旅入中　權發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陳倩言本路巳團

定保甲乞給鑼鼓旗物遇襲逐盜賊遞相擊發應接從之

己巳交阯進奉使李懷素等乞根尋衙官鄧暗初暗道病舁至張三館自言病且愈不願復舁已而失之不知所在詔客省牒邕州具交人自入界至起發因依移文靜海軍及令開封府具鄧暗事給與懷素等公據　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荊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西荊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路以十萬緡爲額給轉運司志有

此五月二十五日

丙午大食陁婆離入貢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陁婆離慈言子麻勿將貢物乞賜號將軍仍請以自代詔以麻勿爲郎將

丁未虞鄉縣令呂温卿爲衛尉寺丞同管勾河北路常平等事温卿惠卿弟也 内侍押班蘇利涉爲右班副都知仍詔自今兩省押班五年無闕並除副都知 詔知瀘州李曼轉運副使李竦鈐轄張承祐都監孫仲達

並罷任取勘此據御集日録亦勘陳充按充四月十九日已送審官矣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曼等四人同責

戊申檢正中書吏房公事太常丞館閣校勘蒲宗孟荆湖南路提刑館閣校勘朱初平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陳侗並爲集賢校理朱初平陳侗並見治平三年十一月　詔洮岷州山林深險糧道難繼而河州方興兵役宜令王韶依累詔指揮詳度事幾務在持重仍戒張玉高遵裕等毋得深入先是王韶奏欲於河州未築城以前招定洮岷令轄

烏察兵未解階成秦州縁邊皆恐且兵不得休息不如及今討蕩自不妨河州之舉僉以爲不可時詔并與王安石書言之安石曰若深入討蕩恐難今洮岷聚兵久師已老吾以見兵加之必潰散即階成秦一帶皆安帖且自不妨河州之舉但當戒韶以詳審也上亦以爲然乃令依韶奏戒以詳審而已

己酉分命輔臣祈雨　詔諸路配罪人除凶惡盜及應配本州隣州若沙門島外少壯者配河州内應配廣南

及去河州千里者決如法餘並免決配及五百人止
庚戌提點梓州路刑獄司勳員外郎張充宗提點利州路刑獄屯田員外郎范百禄兩易其任百禄仍直集賢院上言百禄體量李曼事得實人多庇曼者中丞亦不免百禄乃能如此宜賞以館職且欲大經制淯井夷事或請專委百禄上曰百禄能言此未知能了此否王安石曰百禄與陳忱無以大相過忱自此往中書樞密院可以詳論經制大意也乃止令百禄代充宗可并甲辰提

舉在京市易務言河東漢蕃市易久廢乞委轉運副使
趙子幾經度從之
癸丑相度在京諸司庫務利害劉永淵言近準詔於瓊
林苑藏氷一井校其消釋多氷井務纔十分之二苑中
二井除四分以備消釋實收三萬八千段而歲支三萬
八千三百所少纔三百乞於金明池西北岸更置三井
則氷有餘用歲寛民力及減輦載人工請給之費罷氷
井務及監官命苑官管勾從之　龍猛軍級經章惇出

頭乞於懿洽効用上怪禁軍不由軍帥擅經惇投狀王安石曰軍士乞効命雖不由軍帥恐無條禁止上以爲軍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後有何害上曰經章惇乞効用猶可恐別有妄作安石曰別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經有所征討官司乞効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吳充曰軍當聽於一令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効用不知何害軍聽於一若令彼經殿前司投狀即殿前司必不許不許則壯士何所求奮

蔡挺曰若别有結連奈何安石曰結連即自有重法購賞備具今經朝廷所差官乞効用不知如何因此却致得别有結連陳升之曰臣見韓絳宣撫時兵級亦經絳求効用上乃令勘會進呈既而上終以爲害事安石曰士卒固欲其願戰請効死反以爲罪何以奮其志氣且未嘗有條貫禁其如此如何加罪上曰禁軍令如此不便若如臨淄王事其漸豈可長安石曰經朝廷所差官司與臨淄王事豈類且欲防變即專固人情使聽於三

帥不得自伸於餘處亦不可無慮今經修注官投募與專固人情一聽於武帥孰便上曰三帥防禁嚴密吳充請今後立法安石曰若爲朝廷討賊乞効死即無可罪若不爲朝廷討賊自相結連除是謀反即法已備具不須別立約束終不能加謀反之律上曰如保甲若別司募去司農亦必有言安石曰保丁固有經章惇者上曰司農奏非經章惇安石曰亦有經章惇者陳升之又言有經韓絳乞効用者上曰郝質言經絳者蓋是合徃本

路軍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終欲治其罪安石固以爲無罪上令放罪取戒勵此據日録十二日事上疑懿洽事恐如淯井王安石曰臣朝夕切磋章惇惟令持重以敢死士擾之人受其降附專討元惡又已厚結蔣波晃若得其首領即元惡無所藏聞元惡計議入猪狑恐被殺取贖必奔蔣波晃彼同州之人亦多自悔或通消息候官軍乃敢收集同志内附迫於利害必有如此者今所遣將吏亦多材士不與淯井將吏同縱令一人失計挫衂可恃

者尚衆必無可憂上曰命令宜一聞湖南甚不一或是石鑑出帖或是章惇出帖須出於一乃可安石曰或章惇在別處事有機便隨宜給帖亦恐無害如昨以計誘出舒光秀等不然必爲變方其趣召欲及期會誘以恩澤或石鑑一面給帖自不爲過失又聞石鑑亦不足頼數與章惇異議惇以爲旋易人未必便如人意且復使鑑耳昨專用李資誠爲失計然既懲前事必更謹重即無可虞矣

甲寅録在京繫囚雜犯死罪降徒流流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權三司使薛向乞令永興秦鳳河東等路轉運司量留三司起發當出賣銅錫外餘並分與諸監鑄錢從之　置内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仍別差官提舉九月八日兵至七年置内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詔進諸兵車器械須於殿廷試驗按習者聽於軍頭司公事後進呈其餘兵械監官面奏畀納於禁中置官編修軍器什物法制擇精致者修為法式於是罷舊長梢弓法悉用闊閃促張弓減指箭改造桐木漆牌為欒竹穿皮長牌素鐵甲為偏挨甲内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降斡梯竿樣於陝西河東以禦備雲梯本志誤以置内弓箭南庫為七年今不取

餘事姑附注此須考詳削去　九朝通畧云尋以入內都知張若水爲之

乙卯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景思立爲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禮賓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寧爲引進副使帶御器械餘各遷官減磨勘年有差累賞三月以來破蕩族帳策應討阿納定羌城之功也初議賞焦以爲不可比河州王安石曰河州如破竹之初然一次今雖在破竹之後然四次功狀難易多少相乘除宜如河州厚賞上曰軍士或不須如河州厚賞安石曰累戰不惰猶

能有所斬獲不宜令後賞反薄於前以衰士氣乃一用河州賞罰法上又令官高者與升資任爲實安石曰資任可惜宜别爲科格以待賞功上又曰景思立或以爲宜候河州了令思立官已高難更加官當與賜物安石曰賜物固當然亦須與官令能爲思立之功者少不可不賞以勸將吏或言祖宗時於將帥惜官職上曰當時爲諸國未服若將帥皆滿志即不爲用安石曰今日事誠與祖宗時異能立功者少要厚賞以奮起中下之氣

候將帥可用者多然後可如祖宗時愛惜官職蔡挺曰若轉團練使遂增一百貫科錢可惜安石曰一年要增一千二百貫錢極易不足惜若求一能辦事將吏却恐難得上以爲然曰李端慤尚為防禦使　司農寺言酸棗等縣民訴免保甲巡宿今欲遇追胥賊盜即聲鼓保長以下暨同保竭作如入他保亦鳴鼓應接其巡宿聽免從之　詔自今曾應明經人願依諸科試斷案大義者合格依諸科推恩其特奏名授文學長史願依諸科

試刑名者聽　前侍御史劉孝孫賜錢百千以權御史中丞鄧綰言孝孫喪母乞優恤也朱本刪去新本同

丁巳詔殺熟户以邀賞者斬許人告每名遷一資賞錢百千無資可遷加五十千如因軍人告而事干本營者送别指揮先是卒多殺熟户以其首級冒賞而吏或不能察故有是詔　瀘州增置寧遠一指揮其戍州寧遠第一第二第三指揮各招及五百人第三指揮仍應副瀘州差使時淯井監夷寇未平議者多言東軍

不諳山川道路請益土兵故也八月二十八日

戊午詔定兩府初除遷官轉廳觧罷陳乞使臣公人並家同推恩止令中書施行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五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四人簽書樞密院三人

巳未右羽林軍大將軍巴州團練使仲碩爲沂州防禦使以試學士院應格也　知登州李師中言近累乞移沙門島罪人而來者未已不惟事煩防虞兼巳無地存

泊詔除朝廷指揮刺配外諸路因德音續配到人且於登州収禁驛奏犯由仍増兵防守初上患沙門島罪人衆令立法且曰案問欲舉法寛故致多如此王安石曰案問欲舉法寛乃所以疑壊賊黨雖寛一賊必得數賊就法恐須如此乃無配沙門島者師中又言今乞本州月具沙門島罪人姓名鄉貫及其所坐罪中樞密院注籍量移免下本州取索額外人數以致稽緩從之六月三日

又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慶事可考

詔三司出絹五萬付涇原路經

略司封椿以備軍費　熙河經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涇原兵馬而委臣就本路擇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鳳路先差下策應强壯三千盡以付臣爲思立後繼若有警急即專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軍應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誠善若聲言應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計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賊如安石所料一日五七下馬當附八月

二十五日

庚申分命輔臣祈雨于郊廟社稷　詔河北轉運司監牧司各選官一員同檢放水災牧地租稅

甲子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乞自今實封文字及干機密者進奏官并諸司吏傳報者以違制論承虛造事騰報交鬬謗訕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許人告賞錢三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餘人決配其知情及同撰人首告並免罪仍支賞錢進奏官告獲不候年滿優與

授官出職副知告獲與進奏官書寫人告獲與副知上名如止願請賞錢者亦聽從之

乙丑遣官謝雨　詔河北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所部廣遠宜分爲兩路以濵棣德博恩冀滄瀛雄澶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寧永静軍爲東路懷衛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趙州眞定府安肅廣信順安永寧軍爲西路其支移錢物令逐司各依久例立爲年額應副令通融均濟　知大名府韓絳言安撫司舊封樁錢帛入十六萬

轉運司借用過半相承歲久乞自朝廷撥還詔除之

高遵裕言轄烏察率疊宕諸羌脅青唐戬盟川寨包順擊走之初王韶欲遣張玉討青唐遵裕曰青唐無罪第爲生羌所脅耳但遣裨將從順往青唐人見順泣訴轄烏察知不附已遂潰去此事據高遵裕本傳其月日則因日録是月十三日及二十四日所書附此

丙寅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周孟陽爲天章閣待制孟陽東宫舊僚及是乃除次對故特書之

詔自今進士及第非上三人並令

試律令大義斷案據等注官　是夜五鼓西北天鳴如磨新舊紀云天西北有聲
戊辰審刑院大理寺言夔州權管威棹指揮都頭北班殿侍杜信減尅軍糧盜官營材當杖脊降配詔以信昭憲皇后兄之曾孫特贖銅勒停編管汝州　上言熙州無將官張守約不可用王安石曰守約昨康樂之戰既有功鬬所措置亦甚善但奏事矜伐爲無量而已未見有他罪上曰昨康樂不肯行王韶激以若不往當自往

景思立又欲往乃始肯行坐上見者甚衆安石曰此事
未嘗案劾人言安可信臣觀忠實頗義理人極少且當
據見功可也若聽浮議恐未可知上曰守約所論功如
黄察之類皆是是豈可信安石曰若保明功狀但隨行
即須保明誰不如此何但守約如此上又言昨問王韶
守約輕妄何故用之韶言自今更不用安石曰韶言如
此不知何意然守約不可用實未有顯狀恐須審察
已巳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文彦博判永

興軍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吳中復知河陽彥博辭永興乃詔皆依舊任　鄜延路經略司請支封椿錢於河東買驢三百以運緣邊急闕糧草從之八月十一日鄜州違法事當考

庚午河北路察訪司言乞省併眞定府井陘等二十八縣減官七十六員及役人三千一百二十七人從之七月十三縣八月三縣九月七縣十二月五縣共二十七縣鄭廢在五年五月九域志係之六年當考陳瓘尊堯集序云安石論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為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陳瓘尊堯餘言曰臣聞南唐宋

齊卿擅大名於一方位至宰相人皆推之以爲儒者之宗又或許之以爲造國之手其說不行則攜衣笥望秦淮門而去者數矣其輕於去就如此故其獻替之言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其言之悖慢不遜如此者多嗚呼江南氣俗自古然也臣鄉里在南方墳墓在南方飲食風土皆以南方爲便親戚故舊並是南方之人臣之病也爲莊舄之吟臣之老也不忘首邱之念而區區之愚所以必論南方之風俗者有二說焉九重宮闕都于天地之中央祖宗陵寢列于大江之西北欽若金陵之請安石併析之議分南分北偏而不還臣之所以議江南之氣俗者此其一也陛下聖性中和好平惡偏無私如祖宗普博如天地卞等重南輕北取快目前雖可以暫欺聖聽而偏私稔熟終必敗露又何能久罔天聽乎臣懼陛下於卞等敗露之後將謂東南之士箇箇如此豈不誤東南干祿之人哉臣之區區非特仰順陛下好平惡偏之聖也實亦私爲一方久遠不同之慮

耳臣之所以必議江南之氣俗者此其二也臣又以天下譬之一身有兩臂一左一右東南左臂也兩臂雙運則其身安矣一身之内豈可以厚左而薄右哉是故平則爲安樂偏則爲疾病凡以偏而爲病者當以平而爲藥也若能用對病之藥則永保康寧之福矣卞武繼安石之志昂仁述蔡卞之事彊左弱右棄此而用彼造作蠹病罪通于天遂使奎婁之間復有讒告陛下所以畏天而率下者可謂至矣白時中等所以慢天而侮上者亦可謂至矣陛下用其至美而將順者少白時中等用其至慢而佽助者多彊者自此而益彊矣弱者自此而益弱矣蠹病未痊藥石愈隔偏而不平是以然也然則江南氣俗臣安得而不論哉　太子中允權發遣都水監丞俞允兼權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詔樞密院減書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錢二千書令史五

千春冬各絹五疋以汰冗養廉也　詔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人户地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爲立勸課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米一升計每户歲輸官之物以實估準折不盡之數以待次年如遇蝗傷放税及五分以上即以準折未盡米數等第濟接仍據逐户内合栽之數每歲二月終以前點檢及一分青活至十年周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罪罰贖勒令補種令佐得替轉運司差不干礙官點檢以一任合栽之數紐爲十分如及

十分者有賞不及七分者有罰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户為主非時毋得遣人下鄉以點檢為名以致騷擾委轉運司施行應昨所差管勾提舉官並罷初以趙子幾及曾孝寛所言下程昉相度樞密院欲罷昉以孔嗣宗代之王安石不可乃更立此法元豐八年十二月罷栽桑法　廢陝州硤石趙州隆平磁州昭德滄州臨津德州德平乾寧軍乾寧衛州衛新鄉邢州堯山平鄉懐州修武武德瀛州東城景城江陵府枝江縣並為鎮河北十三

八月壬申朔定州觀察支使宋湜爲光禄寺丞濟州團練推官王援爲大理評事天平軍節度推官張奕杭州錢塘縣丞葛奉世爲太常寺奉禮郎並充大理寺詳斷官湜等以試斷案合格也　供備庫使宋亨雷仲提舉京東教閲亨西路仲東路　武學言春秋試法内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補上舍生雖不應格而能精曉術數陣法智略可用或累試策優等别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略累在下等者復降

外舍上舍無過三十人別齋增給食如累試又優等及武藝進者上樞密院審察人材試用從之五年閏七月詔可考

廣南東路駐泊都監楊先言本路槍手萬四千今排保甲若兩丁取一得丁二十五萬八千若三丁取一得丁十三萬四千自少計之猶十倍於槍手願委路分都監二員分提舉教閱詔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其後户自第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爲之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爲一指揮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輪一番閱習每

三日一比試事藝高者先次放歸本志同此　詔知保定軍賈世京罰銅十斤初提舉常平等事李宜之請廢保定軍爲縣遣官相視而衆入軍衙乞留軍額甚譁宜之以爲官吏故縱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爲用若如此不治後不可用又咫尺北界何以觀示邊人此事若非官吏故之即百姓不敢如此又引魏軍人焚領軍張彝第以人衆不敢治大赦以安之高歡遂散財合衆圖起事上曰須體量見實乃可行遣安石曰

固當如此乃以命轉運副使蔡天申於是世京坐不能
禁約故責及之保定軍卒不廢
乙亥編修令敕所言修成支賜式十二卷已經看詳可
以通行從之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
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習
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上曰事當審計無如
郟亶妄作中道而止爲害不細也　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臨時制不在我則無如之何

上怪韶有此言僉以爲韶忌景思立上曰將帥多不能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興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韶頃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與餘人不類不至不能容偏裨亦恐遠方情有不得自竭陛下雖深倚仗王韶其如中外妨功害能之人甚衆上曰妨功害能必有事實可指安石曰姦人妨功害能此最難指但要精察上又言韶固能容遵裕意謂韶不能不忌思立安石曰王韶才能必不自謂不及景思立陛下待遇固

不在思立後韶所興造事功何至與思立爭高下以此推之不宜忌思立上曰卿可再與韶書且包容將帥將帥一心乃可立事安石曰臣恐陛下亦宜更審察物情未可専責王韶不能包容將帥若一心乃能立事即非但邊鄙如此朝廷尤宜如此自古未有令服讒蒐慝小人與君子參相檢制而致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者上曰然已而安石又白上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軍旅之事尤宜聽於一如陛下欲奬包順亦宜令王韶為之

使包順爲王韶用韶爲陛下用尚復何求今使人人得自達於天子喜懼恩怨不在主帥即主帥之權分而軍政有所不行矣

丙子梓州路走馬承受張宗望追一官衝替上詢瀘州夷事官軍所以不利及夷人入寇狀而宗望所對前後違戾不實故也　詳定編修令敕所言裁省綾錦院織匠以四百人爲額從之

丁丑三司言永興軍兵儲纔支三季詔察訪司具永興

軍等路糧草數以聞仍令轉運司具不預計置因依并借給本路鑄錢監折二錢之半付本司糴買糧草又詔借内庫紬絹十萬以給軍衣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言兩浙州縣民多以田產詭立户名分減雇錢夫役冒請常平錢斛及私販禁鹽乞依京東淮南排定保甲保甲一定則詭名漏附皆可根括以至請納和買常平錢斛秋夏苗稅及與調夫役捕察私鹽賊盜皆有部分不能欺隱又言蘓秀等州湖水耗減涇浜多淺涸者歲

比有年民力饒裕易於興工乞至本路先計度今年一料夫役若一料先畢則處置規畫皆有成法又民間曉然知其爲利次年樂於趍役又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多皆堙廢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戊寅詔自今河州簽判中書選差又詔應品官有犯案察之官不遵詔敕擅行追禁或勒令觧務閣其請給自今並劾罪以聞　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曾阜罷兼

提舉常平等事以判司農寺曾布親嫌故也

己卯詔自今察訪諸路回條具所至知州通判治狀其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每知州通判得替前一月亦具治狀上中書委檢正官注籍待制以上不用此令八年正月乙卯申明此令

王安石進呈河北謀變事上以爲河北人愚東南人即難誘合以此事立保甲後此事或少可絶安石曰民所以多僻以散故也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保甲立則亦所以使民不散不散則姦宄固宜少有志

庚辰翰林學士陳繹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繹以疾自請也

癸未權户部副使太常少卿賈昌衡爲遼國主生辰使左藏庫使許咸吉副之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蔡確爲正旦使供備庫使李諒副之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爲遼國母生辰使西上閤門使种古副之金部員外郎判將作監范子竒爲正旦使文思使夏元象副之　詔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司劾鄜州違法截欄商農車乗

駱駝般運米麥官吏以聞後會赦釋之七月二十八日鄜延買駐事當考

甲申翰林學士判司農寺曾布兼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敕諸司庫務條例　詔罷簡州歲貢綿紬二十疋上曰此亦何用但擾民爾故罷之

乙酉詔開封府陳留雍邱襄邑尉氏咸平中牟七縣各增丞一員　詔輔臣觀穀于後苑　輔臣進呈保甲條貫吳充言先臣墓在郭店鎮有一户但兩丁一丁又病

目乃令四十里外教閱甚苦之此法當改王安石曰郭店事果違法自當推究臣每有所聞輙諭司農令推究施行此事亦不可但已也上即令安石諭司農推究

丙戌知海州太常少卿胡揆贖銅十斤知眞州比部郎中江寛知宿州比部郎中陳稱知舒州屯田郎中石収之知壽州太常丞集賢校理鞠眞卿各展磨勘一年皆坐違法折納紬絹本色大估價錢虧損百姓故也　三司言淮南發運司歲冬乘北風以汴綱輸鹽於湖北春

乘南風發上供糧入汴聞去冬今春風不順發鹽百二十綱而風水壞五百餘艘兵工水死甚衆詔蔣之奇根究以聞後之奇言汴船出江覆溺人船實比遞年數多詔皮公弼羅拯具析以聞

丁亥詔將作監度增左右軍巡院屋軍巡獄房狹隘上以暑溽繫囚不便故令詳度增展或別移寛閑之地其後增展共百餘間王居卿申請

廣南西路經略司言已遣澧州司法參軍謝延甫往融州溪峒撫諭蠻酋詔沈起

追還延甫蓋融辰州界連溪峒甚廣上恐其因緣生事也　管勾都水監丞侯叔獻言叔獻檢計白溝在五月十二日近準詔從所請開白溝等河欲白溝爲清汴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眞楚州開平河置牐四時行舟因罷汴渠上曰叔獻開白溝河功料未易辦乃欲來年即廢汴渠宜更遣官覆驗且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都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若成蓋無窮之利當别為漕河用黃河一支乃

爲經久耳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輸爲利誠大臣恐汴河終不可廢上然之詔劉璯同叔獻覆視以聞後璯等言白溝濉河簽直至淮八百里乞分二年興修其廢汴河行運俟白溝功畢別相度從之上曰璯詳審此必璯所議意謂叔獻大促遽也仍詔作三年興修叔獻尋除河北轉運副使上欲留叔獻令與璯了白溝事乃命叔獻同判都水監叔獻同判都水監乃十月二十一日不知除河北副漕是何時實録無之當考上謂劉璯詳審據十月二十二日日録劉璯四月二十四日以監簿提舉淤田十月十九日戊

子都水監言欲自白溝濉河絫直至淮八百餘里乞分二年興功其廢罷汴河行運候白溝功畢相度從之仍作三年興修今并入此明年正月二十七日罷役京又言叔獻所開河多浸人墓莊宅安石以爲不然既而上問叔獻乃言若浸人墳莊當伏軍令此據日録十五日事當考登州申沙門島見管罪人六百五十人上批已經赦者據赦次數及情犯輕重量移内地其未經赦者改配廣南仍令登州節次發遣已丑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請於保定軍東舊滹沱河南岸臺山口東南疏一川行七十里至乾寧界會于御

河可無塘濼塡淤之患詔李南公與昉及屯田司同詳度置堰限如無妨礙即令昉計開河功料仍令屯田司檢視今塘濼有無泄漲水處以聞及檢視竟不行不行掾朱史籤貼云檢視以為便恐飾說也今不取五月二十二日日録又同進呈程昉開滹沱河事便欲從程昉孔嗣宗等所奏余白上恐須候程昉到議定别取旨上以程昉不計淤塘泊鹵莽余曰要存塘泊利害臣所不知若言淤却此一處塘泊為不利即邊吳淀亦淤却一處塘泊豈邊吳淀淤却便過戎馬不得上曰邊吳已是壞却余曰見韓縝說邊吳見今有水不少若存得邊吳淀又更引河從臺山路入御河即是兩塘泊皆存得豈不善八月十六日同密院進呈程昉言滹沱河事初密院令孔嗣宗劉舜卿等相度奏稱所開蔡家門口等外皆深

淵若開作堰限即不可復閉昉以為若今不可復閉即二年前如何閉得嗣宗等又以為對敵境非便昉以為二年前有數十道堰限如何敵境不以為言昉又言自密院閉此諸堰限凡浸民田二十村七八十里然此方無一人以為言上乃始言嗣宗所奏皆妄然亦不以為可罪也上令程昉便計度功料又令計會屯田司相度開堰限余曰須令先與屯田司相度開堰限無妨礙乃計功料上以為然而密院欲差官同往相度擬差蔡天申天申挺子余明言其不可乃差李南公五月二十二日又有一段當刪取并此

詳定行户利害條貫所言據米麥等行狀歲供稌禾蕎麥等薦新皆有賠費緣祠祭重事自今欲乞薦新並令後苑及四園苑供應從之

庚寅判軍器監呂惠卿言乞撥三司曹案吏赴本監及東西八作司廣備指揮兵級本監與提舉司將作監等同統領從之仍詔廣備指揮專隸軍器六月二十七日可考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沿邊城寨糧草多寡不均少者支數月不免貴糴或費官錢般運多者及數年徃徃陳腐乞下諸路帥臣候見本司關報多寡處即度城寨緊慢移軍馬赴寬剩所就糧從之　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克基言市易司指使馮崇與北人賣買不依資

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無行可令亟還彼自有官司交易悉存舊規王安石曰崇一百姓牙人耳安足責陛下左右前後所親信孰爲忠信孰爲有行竊恐有未察者上曰審是非察忠邪今若所難然不忠信之人跡狀著顯者未嘗不行法其未顯者吾取其潔不保其往也如昨知瀘州李曼可謂有過矣而黨庇者至多范百度受命體量獨排羣議而奏其實此可褒進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禄不當得館職者此不可不察也安石又具道曼

事本末曰不知何人庇曼因言士大夫君子固有不爲功名爵禄事陛下徒以致君臣之義者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未察也上曰如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特朕知人亦具知之至於他人則豈可保哉馮京曰君子小人固難知安石曰人人爲君子之容而内或懐小人之情則君子誠未可知若小人情狀已露則小人決矣尚復何疑堯詢事考言三載則知舜今陛下即位六七載詢事考言於羣臣情僞是非宜略可言乃尚以君子小人爲難

知恐由小人欺罔尚未懲創故令聰明自蔽爾上曰御史無一人言曼者安石曰御史不能彈治姦邪令陛下聰明有所蔽塞雖流放不足以稱其罪如李曼事自須明白何足道上又言李曼事必須究見是非安石曰陛下若不以有浸潤故增損好惡必令是非之情見於上即天下平治久矣政恐未能如此後安石又爲上辯上意終不以爲然也　新權發遣梓州路轉運使陳忱言瀘州昨以夷賊擾邊屯戍稍廣配率飛輓數州爲之騷

然乞計會熊本以所賜夔路度僧牒二百於淯井監安夷寧遠二寨募人入中糧斛以備軍儲從之　是日熙河路走馬承受李元凱奏王韶自露骨山過一日至五七下馬步行上不知韶路徑所趣甚憂之前此王安石答韶書云以萬人為景思立後繼甚善想當以其間攻洮岷所不戒也上再三言韶不當如此罷敝兵甲安石曰韶頗有計慮舉動必不妄退召問習知路徑者乃言如此出師大善安石習日白上且曰韶為大將以萬人

暴露原野若収城之功全在思立即詔下將佐無功將佐無功即怨且怠矣臣恐其思慮或有一不及故因書微發其思慮非敢輙然明勸諭之也軍如奕棊若一着只應得一着即無勝理須一着應三兩着乃可勝敵今韶因援河州畧定南山一帶乃是奕棊一着應三兩着之類也陳瓘記云韶以八月甲戌領兵自熈之東南踰露骨山入洮州界至香則城山中與涇原兵合

壬午分兵趨河州敗摩正於古河州城下河州平

壬辰命權御史中丞鄧綰直舍人院許將集賢校理劉

邠館閣校勘黄履爲考試制科武舉官龍圖閣　學士張燾權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同軍器監官考試武舉武藝武舉合格所取毋過三十人九月十一日御試場

甲午賜熈河路討蕃部常家族及涇原路會合禁軍等特支錢有差十五日日録上見王韶去常家族曰韶被將佐煎迫得去翌日余得韶書將佐乃皆不欲往韶獨決計以書白上曰誰以為韶將佐煎迫上曰王珪言此珪心只是料其如此余見珪但隨上語非珪唱爲此言也

乙未詔通遠軍修鹽井城畢功防托工役兵並與特支

錢詔將作監歲用兵匠並於秋季下諸路刬刷明年春首起發約夏季皆集千里内七月終千里外六月終雖有替換補塡更不起發先是將作取外州兵匠並於二月下諸路官司因循有至放凍後乃至故有是詔

丙申詔自今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勘（二年七月八日黄汾事可考）

詳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納免行錢以禄吏與免行户祗應自今禁中賣買並下雜賣場雜買務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

價則取辦焉皆從之上曰此固便於民然須嚴立防禁覺察毋使墮廢如天下百姓納麴錢鹽錢異時鹽酒既榷其錢不能免也　中書言王韶景思立入河州諸羌皆降王安石等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河州前已收復但未城守此亦廟堂之謀將帥之功於朕何有安石等再三陳請以為熙河之功近時少比陛下神算前定舉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郡例皆稱慶上猶不允安石曰中外傳河州事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修河州城

畢入慶從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摩正弟巴珍覺盡逐南山諸羌摩正震恐留其黨守河州自將精鋭尾官軍伺擊諸將皆欲直走河州韶獨私念兵抵城下摩正必為外應而四山蕃部得氣且復坌集則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蹤跡摩正所在與戰破走之然後抵城下時守者猶以為摩正至已而知其非是乃出降遂城之

丁酉鄜延路經略司乞自十月以後無大段邊事城寨

兵有馬者移半赴鄜延就食輪漢蕃弓箭手相兼戍守詔趙卨體量漢蕃弓箭手如將來闕食即詳度賑貸或給借助錢穀及募人浚修城塹給口食多方存䘏之卨初有是請上即欲從之王安石以為卨私憾楊蟠多㸃檢鄜延不法事故為此以困轉運司白上曰鄜延路糧草已不足更㸃添此弓箭手糧草恐愈不足且鄜延如此即它路援例如何不從從之則轉運司如何應副糧草上曰如保甲義勇將來豈不費糧草安石曰保甲義

勇乃須計置減募兵以其糧米供之如府界罷四千兵所供保甲之費才養兵所費之十三上曰府界募兵亦未減得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寘坐即不要此四千募兵可指合要兵數減此四千今京師募兵逃死放停一季亦須及數千但勿招塡即是減得（三年三月十七日安石已有此言）上又曰弓箭手飢饉若不如此恐流散餓殍安石請令依近降指揮募人修築城池之類或借助免息或賑濟上乃從安石議（九月五日又詔禼詳度本志云禼言新募弓箭手頗習武技請更蕃代正兵歸）

京師諮審度之或即此事當考審度事已別見 賜收復河州將士弓箭手寨户蕃勇敢等特支錢有差

戊戌詔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宣徽使許於樞密院第二門外上下馬先是宣徽使以上出入皇城門上下馬與百官有差等惟至樞密院門與使臣無異至是正之

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近司農寺請巡檢置措使保甲置契罷巡宿等條約奉旨令司農寺兵部檢正檢詳立法臣等今修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保

甲惟開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差官閱試農隙講習皆出左契巡檢司給廂禁軍白直餘以保丁番上比舊兵級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捕羣盗聽抽上下番縣尉留弓手白直外餘如巡檢法河北河東陝西五路並排定保甲勸誘習武藝聽旨閱試未得上番餘路止排定保甲免習武藝其荆湖川廣被邊州軍如當習武藝委監司提舉司詳度以聞本志云後惟余邵上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隸馬今附注此十一月十九日可考新紀云戊戌復比閭族

黨之法詔河東北陝西保甲隷以武事舊紀云戊戌上
以募兵費大驕不可用追比閭族黨之制詔河北陝西
河東路保甲隷以武事兵志第二卷保甲篇自三代比
閭族黨之法廢更五季以來竭邦財以養士卒國以耗
蠧而驕惰悖慢世常患之若寓兵於農稍習以武事先
於畿甸次逮河北不耗於國得勝兵數十萬邊人望風
震恐驕兵悉有懾色國勢以强然立法之初故老大臣
相與沮議摇惑羣聽上重其事馴致以漸數與執政大
臣論難令著其略與其憂勤艱難之際使來者見德意
之所在焉上嘗論租庸調法善之王安石對曰此法近
於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
可爲者顧難以速成爾上問其故安石對曰今百姓占
田或連阡陌顧不可奪之使如租庸調法授田有限然
世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
并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
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

然此須漸乃能成法夫人主誠能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然利害之情難識非學問不足以盡之流俗之人罕能學問故多不識利害之情而於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爲異論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必爲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户一匹有物力養馬二匹者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强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馬除襲逐盗賊外不得乗越三百里在府界者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已上十户爲一保四等五

等十戶爲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馬在五路者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此據本志因八月二十七日曾布上養馬條三卷附見其日更須考詳

己亥樞密副使吳充言朝廷開廣言路徼至於庶人皂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誼也而比來士大夫輙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救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欲雖朝廷必加審

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詆者既難於反坐營救者又陰以爲德含沙射人東緼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託公誼以售私恩此風寖成實顯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庶懲澆俗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它條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堯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誕慢自不須多立法禁上曰要審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即盡善也　戊瀘州江安縣各置武寧軍人指揮以四百人爲額七月十六日　祕閣考試所

言應制科陳彦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凖式不考蓋自祕閣試制科以來空踈未有如彦古者自是制科亦罷矣　中書以兩浙提點刑獄盧秉書奏御言杭州奏巡檢孫日用捕鹽賊不如格乞衝替日用在職頗有勞宜蒙矜免王安石曰近浙路鹽額大增然州郡尚有不欲嚴禁者故巡捕官未敢竭力且人誰無過陛下若知其可任有違犯且少寛之則能吏奮矣上曰太宰以八柄御羣臣謂宜如此正宰相之任也州郡但

能依法案劾行否去留在朝廷耳然少知此體者卿言

甚善

是月罷明州昌國縣廢澶州頓丘縣入青豐鄭州長豐

縣為鎮并廢鄭縣春州為春縣以銅陵縣隸南恩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六